

我有我天空 - 第 24 集 - 徐綺華 - 黑暗中唱出生命的光輝

主持：W William

嘉賓：C 徐綺華 Cindy

W：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我是 William，不知道大家早前有沒有在電視上留意到有很多歌唱比賽，例如三色台、各樣，有些甚至是有樂隊組合、亦有些是個人的。William 覺得很奇怪，其實經常參加這些歌唱比賽會被人淘汰，甚至要當眾把你的分數說出來，所面對的壓力也很大。今天上來的朋友是不怕有這些壓力的，人生上經常都在這些比賽。身邊有 Cindy，你好啊。

C：Hello。William，你好。

W：Cindy 你跟我們有些不同，你的視力有些障礙，是嗎？

C：是啊。

W：是什麼疾病？

C：是我八個月大的時候眼生 Cancer，做了電療。但後遺症就在零五年開始看不到事物。其實之前的視力是能夠看的，不過是弱視。

W：弱視的意思即是……

C：仍能夠看到事物，比如看文字需要用放大鏡、在街上看事物可能要慢慢集中才可以看到，視力慢慢地退化。

W：家中只得你一位有這個病？

C：是。

W：當時你有沒有需要透過藥物來幫助？

C：沒有啊，只是做了電療，電療後一直都維持著這樣。

W：但很少情況下眼有這種病。

C：其實現在普遍已有很多，但多數患有這病的都是小朋友，不會是成人。一定

會是嬰兒，或者是一、兩歲的時候會有，現在先進就有化療，我那時就是電療。

W：會是怎樣？

C：是跟我做了一個倒模，每日到放射治療部帶著面具到一間房入面做十來分鐘電療。

W：那時候你感覺如何？

C：兩、三歲，其實沒感覺的。

W：沒有記憶？

C：不是，是做電療的時候沒感覺，因為只是在一個空間內躺在一張床上，並帶著面具，醫療人士出去再用一些電波的東西來做。

W：明白。

C：其實沒有什麼的。

W：但做完後，眼會不會痛或其他？

C：沒有。

W：因為一般市民，普羅大眾覺得做化療或電療會有很多的後遺症，或者是傷自己身體。

C：反而我之前做倒模的時候就有後遺症，有陰影。因為他們要把一些溫度很高的液體倒在我的臉，差不多是現時做美容做倒模似的。

W：好像泥似的？

C：是啊。但倒下來是很熱的，做我的臉形，做完後變硬就成一個面具。導致我現在若果做美容或者任何我在躺的時候，有些東西整在臉上我會很害怕。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做美容，幸好是我的Auntie替我做，她倒下來的東西是很冷、很冰的，我立即坐起來捉住她問可否不做？心理壓力很大，好驚！總之每當有東西整落面部、甚至乎是我做手術局部麻醉，然後有一張消毒氈蓋住我整

個頭，蓋上的一刻我也覺得無法呼吸，很辛苦。

W：小時候已有這樣陰影帶到現時，你說零五年便完全看不見東西？

C：因為我的眼是零零、零一年開始慢慢地退化、慢慢地模糊，到零四年已經模糊到只餘下很少影像。不過幸虧一直在一間醫院覆診，到了零五年二月、三月左右遇到了一位教授，他跟我說好彩還能夠醫治，不過當時他說我眼裡的神經線全都壞了。若果再不做手術的話，你的眼便會三個月之內完全看不見及要把它拿出來，其實我本身在八個月的時候左眼發現有 **Cancer**，醫生害怕蔓延開去於是割了，我的左眼是假眼。後來到兩、三歲才到右眼出事，右眼要電療。現在就是因為醫生說可以有得做，不過只是保存眼球，而不是做一些恢復視力的手術。但這條路要大家一起走，不是說一個手術便可以。

W：哦。

C：於是我由零五年三月開始做到零八年的四月，做了十四次的眼手術。

W：三年內？

C：但我在零五、零六年一共做了九次。

W：即是一年內做了九次？

C：不足一年，一年內做了九次。

W：大約隔一個月便要做一次。

C：是啊。其實做完之後住三星期醫院，開始康復打算回家休息，醫生便跟我說要再做。其實我最主要是心理壓力很大。

W：當然。

C：我不是害怕痛，痛已經對於我來說連止痛藥都不用吃。因為我本身是有哮喘的，初初局部做麻醉，剛才說要蓋上張消毒氈，蓋上的時候心理壓力很大，好像快被東西活埋的感覺。一直做的時候，呼吸也很困難，以及教授醫生本身不太喜歡使用麻醉藥，變相麻醉的程度不是太厲害，自己也感覺到，但他知道我在勉強撐下去之後，便轉用全身麻醉，其實在十四次裡面只得三次是局部麻醉的。大家一起努力去做的過程當中，有開心時刻，當失敗的時候便

會不快樂，還要立即找東西幫忙，或者找其他醫生幫忙。現在只是替我保存著眼睛，不讓它再發炎。

W：是。

C：我做完電療之後，眼睛因為眼皮收縮，完全不能合上，這是導致發炎的其中一個原因，但事前沒有醫生告訴我這件事。

W：即是沒有滋潤的機會。

C：長期滴人造淚水，於是弄壞了神經線。後來找來了第二位醫生幫我做，我很記得其中一個手術他跟我做局部麻醉，想把我的上下眼皮縫合在一起，他還在內裡再切開兩針才縫合，縫合之後不足兩天全都爆開了。於是他找了眼皮矯形醫生幫忙，那位醫生幫我做了兩次手術，眼皮前後做了三次，但眼皮手術其中有一次是最痛苦，在口裡上顎取了條軟骨駁在眼部，眼的痛不是最辛苦，反而，口，三個月也吃不到東西。因為吞嚥食物時會經過痛的位置，痛到哭起來，完全吃不了。要吃流質食物。

W：那麼你當時的心情怎樣？

C：我說過我有哮喘的，每一次原來做完全身麻醉後醒了都一定喘。但是麻醉師不知道，我亦都沒有諮詢過哮喘科醫生，後期才問他。他說是一定喘的。第一次做完，麻醉師尚沒有經驗，我要立即坐起來，但他們不讓我坐起，按住我。所以我很害怕，有了陰影後每次做全身麻醉之前，我見麻醉師大家的默契要好好，要醒的一刻一定要給我吸哮喘噴劑。否則會很辛苦。因為眼已經有一大堆東西，醒的時候完全躺在那裡，那種感覺很可怕的。

W：跟聽眾分享一下，因為有這些痛，應怎樣說眼病做完手術那種痛？比如當你的眼睛想活動、想眨眼，都會有牽連，或者是神經線的傳遞將痛再次由眼傳達到頭，甚至直接在那位置就痛，你要知道不能長時間使用眼藥膏、眼藥水，不能長時間滋潤，也要活動。所以很多朋友面對手術都說很辛苦。剛才也完全聽見 Cindy 的痛苦。零八年完成了手術，我知道你平日有些嗜好，是什麼嗜好？

C：我很喜歡唱歌，我從小到大都很愛唱歌。

W：別說這麼快，Cindy 你剛剛先跟大家說有哮喘，那時你沒有哮喘？

C：醫生說其實因為我後期長期氣管炎，先導致有輕微的哮喘。但後期我試過有幾次食物敏感，去了急症室。由那時候醫生才斷定我有哮喘，但我那種哮喘又不像人們戒口戒得很厲害，很多食物也不能吃；但自己知道哪些食物不能吃，吃了會敏感，最主要天氣轉或是感冒、咳嗽的時候，會是最厲害的。

W：但香港普羅市民經常傷風、咳嗽很平常。

C：所以我盡量不讓自己病，我一留意到有人生病就會走遠些。

W：我知道你喜歡唱歌，是由細至大？還是出來工作後才喜歡？

C：由細至大。

W：喜歡到甚麼程度？

C：小時候喜歡看卡通片，卡通片有些主題曲，電視播唱我便會跟著一起唱；另外，小時候又很喜歡追看電視劇集，電視劇又有很多主題曲，我又很喜歡唱。以及，我爸爸媽媽本身很喜歡聽歌的。受到他們感染，小時候又帶我到一些歌廳裡聽歌；不過不是在香港的。變相我對歌曲的認識有很多不同範疇，人家跟我說你年紀這麼小，為什麼可以唱到懷舊歌曲唱得有味道呢？其實是因為我爸爸媽媽喜歡聽這些歌，我很小便已受到感染聽這些歌。

W：例如？你說你懂唱這些歌的時候有多大？

C：六、七歲。

W：六、七歲當時懂唱甚麼歌？

C：鄧麗君那些歌。

W：不是吧？

C：再早期些都有，鄧麗君已經是較為後期，唱鄧麗君的時候是十多歲，讀高中、或初中。再之前的比如好似媽媽之前常聽麗莎，即是相思淚那些歌，或者他們比較喜歡聽周璇，但我不太喜歡聽，不過就聽到他們聽。

W：以你當時的年紀，你應該不知道內容在說什麼。

C：不知道的，只是大約。他們怎樣唱我又跟著那樣唱，即使模仿。到十一、二歲左右，有一段時間在台灣，她常帶我到歌廳聽歌。我記得那時見過姚蘇蓉、青山、鳳飛飛。

W：因為他們在台灣。

C：在七幾年，那時他們開始叫做「紅」。

W：你當時在那邊見到這些巨星。

C：當時對於我來說不是巨星。

W：但你當見到這班哥哥姐姐在台上表演，你有什麼感覺？

C：很想跟他們在台上一同唱，。

W：有沒有這樣的機會？有沒有試過？

C：沒有啊。但我經常都去聽，還有記得有一個楊燕。

W：楊燕。

C：還有張帝。

W：是急智歌王。

C：是啊，那時候見過了。

W：其實是很新奇的，你說小朋友應該喜歡卡通片。

C：卡通片我也喜歡的。

W：你喜歡的都很廣。

C：是啊。小朋友的又有，大人的又有。

W：但本身你家裡是靠廣東話溝通還是怎樣？

C：廣東話。

W：但你剛才說的大部份都是普通話的。

C：是啊。因為有一段時間在台灣生活，變了跟當地的小朋友接觸而學會了國語，以及本身我也挺喜歡聽國語歌、唱國語歌，所以現在有時也有些人問我是不是內地來的。因為我大部份都是唱國語歌，於是他們會以為我是由內地來的。

W：於是回來香港？

C：其實是兩邊走的，比如暑假的時候會過去，要上學的時候便返香港。

W：回來之後畢業，有沒有出來工作？

C：做過一、兩年文職的工作，因為後來視力慢慢轉差，我就沒有怎樣做。不過除了唱歌之外，有一段時間我長期學烹飪。

W：煮食物？

C：是。

W：不過這留在一會兒再說。我很關注你唱歌的事，你喜歡的程度到怎樣？有沒有參加比賽？

C：有。

W：第一次參加比賽是什麼時候？

C：應該是九三、九四年。那時是剛剛學唱歌的時候，人家玩我又玩，跟住跟朋友周圍參加比賽。

W：停著。你說跟朋友去參加比賽是學唱歌？還是……

C：是學唱歌那裡的朋友去比賽，我便跟他們一起去。其實我是有個中學同學，他有一個地方學唱歌，有一次叫我們去看他的畢業 Show。當我知道後其實是很想學的，但沒有渠道讓我去學，後來知道有一個地方是可以一班人一起學，一班有五、六十人，不過我當時限於視力問題，我害怕會追不上。於是

找了一個朋友一起上，誰不知一上就「中毒」了，我可以同期參加兩班，有初、中、高班的，我上初班又上中班，上高班時又上中班，最後有延續班，為期半年的，它是三個月一期，半年後便有一個畢業 Show。

W：明白。

C：於是在那地方認識了一群學唱歌的朋友，繼而跟他們開始熟絡了便跟他們一起出外參與歌唱比賽，甚至我記得有一個歌唱比賽是人家一間不大有名的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賽，我也一起去玩。

W：那時第一次參加有什麼成績？

C：初賽也進不了。

W：哈哈！多人參加嗎？

C：多的，有幾十人的。幾十人裡有分為高級組和初級組的，你想一下有成十多班，即是起碼有幾百人參加。

W：是啊。

C：有很多評判，他們是教唱歌的導師。

W：當時的畫面是你平時見到的一排過，前面有五、六個老師坐著，你自己一人上去唱？

C：是啊。在台上自我介紹及唱歌。

W：第一次要唱多久？

C：很快的，唱一小段他們舉手便會「叮」了，因為人太多，不會讓你唱整首的。你想一下他們的比賽是由早上十二時開始至到晚上。

W：不是吧？

C：是啊，有這麼多人參加，組別也分為高級組和初級組。

W：應該有給你評語，還記得嗎？

C：沒有的。

W：評語也沒有？

C：那時是沒有評語的，反而是學唱歌的時候一期裡有兩次觀摩，上台唱一首歌老師聽，唱完後便會寫評語。

W：那次是你第一次經驗，沒有被打沉嗎？初賽也進不了 Cindy。

C：沒有，其實在學完後才知道自己唱歌不是最好的一個，自己要繼續去學習。

W：剛才我聽到有件事，你說在學唱歌的時候擔心跟別人夾不了，或者追不上進度，是嗎？

C：其實自己始終是一個視力、視障有問題的人，我經常害怕出外跟普通人接觸時人家會介意我看不到。

W：是。

C：因為我在讀小學的時候，讀的是弱視班，在一間普通的官立小學裡面有一、兩個這類型的班。在普通的同學裡面、或者是他們看我們已經覺得我們很奇怪，甚至會給我們「花名」。比如有些人的眼鏡很厚，便叫四眼圓洞龜。我自己是因為遠視，帶眼鏡是凸的，而我看文字就用放大鏡。其實我很害怕在街上拿著放大鏡看東西時人家看我很奇怪，因為那時候不是太普遍，現在多了便普遍，人家不會覺得奇怪。我去學唱歌的時候，拿著放大鏡又害怕不知人家會怎樣看我。

W：但其實聽你整個的成長階段，都受到這些歧視或是欺凌困擾，再加上你唱歌又不成功，有什麼勇氣令你繼續？因為比如我說純粹玩，去卡拉 OK 生日會唱兩首就沒所謂，但你真的站在人家面前被人看著、指指點點，甚至唱得差可能在十多秒便會被「叮」。

C：沒有的，因為這是我的興趣，以及我會不斷尋求自己有什麼問題。

W：你有這種態度挺厲害的。

C：我會喜歡有老師便不斷發問，有機會就問。問究竟我有什麼問題，其實是不

能掌握。

W：你說你自己有哮喘，那時影響了你沒有？

C：都有，不過最多是唱歌的氣息不是太夠，不夠氣，會弱些少。

W：是啊。因為我現在跟你聊天聽眾可能聽到 Cindy 的聲線很漂亮，但好像不夠氣。

C：是啊，我是不夠氣。

W：我便想可以說是一個先天不足？怎樣比賽？以及最關注的一件事，大大小小參加過多少次比賽？

C：我想都有二十多次，即是包括在初賽被人「叮」完進不了決賽。

W：應該都有評分、有評判？

C：應該都有名次，全部都有評判的。

W：你參與的是全部正常人士參與的比賽，還是其他？

C：最初在學唱歌的時候，那裡就真是跟普通人一起。

W：要競爭。

C：繼而後來就在我們視障機構裡有舉辦過幾次比賽，參與過四、五次，僥倖拿過幾次冠軍。已經被朋友叫我不再參與，不要在這個圈內佔位子。

W：即是東方不敗。

C：其實於自己來說，我不是要去爭什麼，只是每一次覺得自己在比賽當中每一次吸收經驗。其實我是爭取每一次上台的經驗，就算是我現在唱了這麼久，隨時有一次上台我也會害怕。

W：是嗎？

C：一樣會的，不要說因為我唱了這麼久，我上到台一樣會震的、一樣會害怕。

W：我想問參加比賽是在中心、社區中心、甚至是一些大型的體育館、大會堂等等，你最有特色的是什麼比賽？

C：去年我試過在商場，在鑽石山荷里活廣場那裡，剛剛去年我參加了外面教唱歌的地方跟人合辦舉辦了一個叫忘不了懷舊金曲，就是演唱已故歌手的歌曲。

W：很適合你。

C：是，我便選了鄧麗君組，僥倖入了初賽，初賽後進入了複賽，複賽進不了決賽，但可以那商場唱到兩次。

W：但商場裡的人不會是坐下來看你的。

C：周圍也有人。

W：走來走去、不斷喧嘩的，一個看不到事物的人上到台應該有影響的。

C：剛剛是我平時學唱歌的機構，職員們都認識我的，他們會帶我上台、帶我下台坐。

W：明白，不如這樣，——我就真的很期待，但你很謙虛說你僥倖才能奪得冠軍，我知道你是斤兩夠十足的。

C：不要這樣說。

W：不如唱首歌給大家聽聽，即場在這裡唱，沒有音樂的，考你。準備好便可以開始，你不用說歌名的，讓我們自己估一下。

C：好的。

Pride in your right's 為我閃爍像最初
唯獨你 欣賞我 比我 更多
埋頭做 願你可 能為我驕傲更多
無論有誰嫌棄我 投入卻無人可阻

See me fly I a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氣壓搖擺 只因有你擁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有奇蹟 跟你才最愉快

我覺得光榮因有你擁戴

W：哈哈！我即刻拍手掌鼓勵一下你。

C：多謝。

W：真的很厲害！

C：不要這樣說。

W：當然若果有音樂我覺得會更加陶醉，但相比於我感受到一般市面上的歌星，
你能夠跟他們比試一下。

C：對於我來說「未夠班。」

W：你謙虛。

C：我真的只是很表面，自己繼續揣摩怎樣去唱得更加好，因為始終自己氣息有
些問題，有些東西要慢慢捉摸。

W：但平時有沒有透過什麼練習？

C：上堂有學過的，不過有時懶就沒有做，應該是每天做的，是懶的。

W：即使以前的電視劇就是在露台「河車河車」，有嗎？

C：這些又沒有，很少。會是別種方式，但基本上都是懶，常常都是臨急抱佛腳，
差不多到比賽的時候就會唱多少少，但平時很少練。基本上現在都會繼續參
加歌班，讓自己維持唱歌，即是逼自己去練習。

W：我想問你有沒有參加過合唱？

C：合唱……在說兩個人的合唱，或是大合唱？

W：先說兩人的。

C：有。

W：但比賽的時候看不見，你怎樣跟對方結合默契？

C：靠平時練習。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在視障機構參加過一次比賽，真的是靠平時多練習，才能造出大家的默契溝通。

W：你們在台面的，是情歌嗎？

C：是啊。

W：情歌總是互動的，不會站定一個位置不互動，一點台風也沒有的。

C：要在事前預備好，例如拖手、或者預先說好哪句我會望一下你、你會望一下我。雖然大家也是看不到，身體也會轉向對方的方向，或是哪一句大家會面對面這樣的。雖然看不到，但也要做的，其實即使看不到，台風也一樣要做。

W：哦。因為我有些擔心，我的朋友說你失明的，若果在台上唱中板歌，不是快板歌，要活動有危險嗎？

C：通常如果在視障界裡的比賽，大會會預先定好一個位置給我們，於是我們便站在那裡。但在外面那些比賽，我曾經都有要求帶到我一位置，我便會站在那裡不動的了，即使帶到安全位置，或者甚至要求在地上整一條 Bar 給我踩，感覺到前方是橫向的，你便不能再超過那範圍，再向前走便會跌下去。

W：做足預防措施。

C：是。

W：很安全的了。

C：甚至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比賽，評判剛剛在中間說話，我便會即時能夠吸收他們的說話，你們很多人的台風只是上半身活動，下半身是不動的。我即時便收到了，因為當時我們是要被人選擇某幾個人進入三甲，僥倖那次我入到，於是即時「執生」收到他們的提示，知道原來做台風不只是上半身活動，下半身也要活動一下、搖擺一下這樣，那個比賽是外面的比賽來的，跟外面的

人公開比賽，而不是視障界，那次我僥倖拿到了亞軍。

W：剛才你說你很喜歡烹飪的，我知道失明人士烹飪也很厲害，又有安全的方法幫他們。若果要你表現在唱歌方面，你會用什麼食物來代表你唱歌的熱誠或態度？

C：蛋糕。

W：蛋糕？

C：是甜品來的。雖然可能會影響喉嚨、可能會有痰，但甜品會令到人開心，

W：是啊。

C：所以唱起歌上來都會開心。

W：不錯。即是能夠帶給人們開心，又可能會影響少少自己，但是送禮物給人們真是很快樂的。

C：是啊，我常常整蛋糕給人們吃的。

W：最後也祝福 Cindy 你歌藝繼續進步，身體都健康。

C：多謝。

W：有機會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C：好。

W：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再見。

C：再見。